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

十二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一

序十四首



送區冊序

姓區名冊韓門弟子廣州人也正元十年
九年禮時公貶連州陽山令此云待罪
於斯且半歲者正元二十年也歲之初
吉則二十一年也區音烏疾切補註公
詩有送歐洪序有歐冊正元十年冬
自御史出為陽山令二人者皆從之遊
冊則二十年送之於陽山洪則從公于
江陵于國博歸省其親詩以送之元和
也元年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

水有一無水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一作利作

韓十

一

宋

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

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叢一作篁竹之間漢

南王書越非有城郭邑里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小吏十餘

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說不相通畫地為字然

後可告以一告可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

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

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一作南挈舟而來廣州為南海郡

挈引也音切外自賓階儀冠一作觀甚偉坐與之語

文義卓然莊周去逃空虚者聞人足音楚然而

喜矣莊子徐無鬼篇也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

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一作且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一作告歸覲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一作別識音切職吏

送張道士序 并詩

補註憲宗討蔡在元和九年時李逢吉錢徽令狐楚蕭俛獨孤用晦皆言其不可一黃冠師乃能三上書獻策此公所以見之序與詩如此

張道士嵩高一作作南陽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和元

韓十一 二

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者謂詩

吳元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

詩以贈而屬愈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况當營都邑杞梓用

不疑大匠以喻人君杞梓良木以喻賢才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

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參差不齊也恨無

一尺筆為國答羗夷莊子曰一尺之楮日取其

日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詣闕三上書臣非黃

冠師禮郊特牲曰野夫黃冠注云黃冠草服也

高唐尉大葉中將妻子隱於嵩臣有膽與氣不

忍死茅茨茨音才資切論文曰又不媚笑語不

能伴兒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

策狂童不難治在狡之童言賊臣也鄭風褰裳詩在童恣行治音蓋之切

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

不遺言聖主之明也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漢

事曰九群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日章二日奏三日表四日駁議裁擇字見漢朝錯傳本

擇財寧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楚辭服雲衣之披披註云披披

長荅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霄夢倚門手取

連環持後漢薛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

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下三聯皆霜天熟柿

一 韓光

三

粟收拾不可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漪風吹成

文曰清言漁釣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

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為

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贊寧高僧傳云高閑烏程人克精字書宣帝常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

湖州開元寺終焉開常好以雲川白紵書真草爲世楷法古今法書苑云釋高

閑草書師懷素深窮體勢懷素字藏真零陵沙門也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

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

下養叔治射

左傳文七年養由基射庖丁治牛

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注云謂掌厨丁役之人今之供膳亦言名丁

師曠治音聲

南子語曰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淮

上下者無尺寸之

扁鵲治病

盧人史僚之於丸

淮南子曰市南宜僚弄丸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許氏曰宜僚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

王太子建奔鄭鄭人殺建其子勝欲伐鄭以報讎

乞曰市南能宜僚得之以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

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為難亦不動而弄丸不輟心

辭秋之於弈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注

伯倫之於酒

晉書劉伶字伯倫一樂之終身不

韓廿一

四

厭奚暇外慕夫以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躋

其蔽者也

齊嘗也音才諸切蔽大齋也音側吏切曲禮曰左般右蔽註蔽切肉也

往時張旭

呼王喜善草書崔邈類

真卿傳其法文宗時詔以李白歌

怒窮窘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

動於心必於草書

焉字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

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

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

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由

由一字無鬼神不可端

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唐史吳郡張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飲後

呼狂走索筆變化無窮若有神助國史補云張
長史旭書法傳崔邈顏魯公旭自言始聞公主
驚夫爭路而得筆法後見公孫大娘舞劍而入
妙旭每大醉書益精或攝筆大叫以頭濡墨中
人号為張顛林蘊筆法序云吾昔授教於韓吏
部其法曰橫澄今將授子子勿妄傳推拖然拽
是也設盡於此非吏部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
之精於書安能知旭

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
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精情一作炎於中利欲
聞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
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一作於
解音下買切浮屠氏有解脫一作於
談外膠即上外物不膠於心是其為心必泊然
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類

韓十一

五

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
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幻化也音胡慣切列子
金石反山澤移城邑術入水火貫多伎能閑師師一如通其
乘虛觸實變化無窮術無如通其
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侑貞外使回鵲序

殷侑陳州人元和八年回鵲毗伽保義
可汗請和朝廷以仰費廣馴欲紓以期
詔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鵲可汗
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為屈已
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衆色怖
徐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
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致逼還
遷虞部貞外郎後領忠武節度使卒舊
傳去回鵲本名回鵲義取回旋輕捷如
汗遣使請改為回鵲義取回旋輕捷如

鵬然侑唐史有傳補註按侑傳正元末及茅其學長於禮擢太常博士元和八年使回鵬不為之屈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成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史言八詳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肅宗時回紇遣太子葉王收兩京破安慶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那侯侑自太常博士

韓廿一

六

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

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左庶子韓愈執

醜言曰那大夫一作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

有離別可憐之色音惘惘失志自持一作僕被入直

辨證云句絕又引小宋云婦順夫指子嚴父詔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與僕被入直此等皆新語也以持為僕豈別本僕邪按晉魏舒字元陽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僕被而山同僚無清論者咸有媿色僕音布木切本作纒爾雅曰裳邪幅也郭璞以為削殺其幅深衣之裳音書作房玉坊按此當以僕為正東坡亦作僕被讀故次韻林子中春日詩云東都寄食似三省丁寧三省雲僕被真成一宿宿僕與僕同三省丁寧三省讀若曾子三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譜注云前省吾身之三

韓文無一字無來歷潘岳閣道謠云和嶠刺侯不能休此序所謂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疑出此語或云音即葛切非也其義訓度顧婢子語何疾邪當音七迹按禮記無刺刺盧氏云刺謂弄其口容也音七迹反故公詩寄盧仝亦云彼皆刺口論世而此六刺刺不能休豈非皆弄其口容者乎當從今子使萬里外七迹讀辨證亦作靈達切非

送楊巨源少尹序

唐史藝文志有楊巨源詩一卷字景山大和中為河中少尹按穆宗長慶四年為敬宗敬宗寶曆二年為文宗改元大和公薨於長慶四年十月行狀及誌

韓十一

七

皆云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八月以疾免吏部侍郎而此序云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則知巨源以其年去京而公以其年序此以送之非大和也補註巨源無傳今以登科記白樂天張籍劉夢得詩考之正元五年第進士後自秘書為太學博士遷省郎出為鳳翔少尹此云國子司業則疑自鳳翔入為之也樂天贈其秘書詩云其赴鳳翔少尹也籍詩送云云其為司業也夢得在夔州和詩其詩云云考諸公之作未嘗不以巨源詩為言又因話錄云張洪靖三世掌命書在台坐前代未有巨源稱其能曰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與張氏說家門又云巨源在元和詩歌不為新語律務實工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致得觀此序云以能詩訓後進蓋可

公見矣以其年卒此序獲麟之作也

昔疎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

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

歎息泣下共言其賢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地

節二年立皇太子選廣為太子家令好禮恭謹敏而有

辭宣帝幸太子宮拜為少傅朝廷以為榮在位

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

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

此不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義即

鄉以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緝薦上疏乞

散骨上以其年薦老皆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

而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安

之下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

也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顏師古云昔黃帝之

子纁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

與疎通用晉書束皙疎廣之後因避難遂去疎

之足政漢史記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

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王諱祖二疎

得其態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

金細帛必避而不敢顧意耶何不醉我斗酒乘其

曰主當無愛惜乃張素坐隅前即置酒一器初

沉思想望無搖首撫頤忽歛十餘杯計無一二乃

而主曰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

有犧尊二壺觥即解而疊罍即倍犧壺之數而

樂師差於前樂有等瑟有笙竽有箏有瑟有鼓

而陳若執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冠冕盛服有持

筭主事者有捧罍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

於騎而遺簪履者有仰吻而哈者有將進者此漢公卿

韓世

八

祖二疎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即行客也去客離群而容無慘恨何為耶曰二疎之去乃知非避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嘆曰既不為利易已之能潔也嘗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疎以混於時俗勸也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因話錄云巨源在元和中

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輟以高文為諸生所宗一日以年滿七十禮

大夫七十而致事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

不相及今楊與二疎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

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

人車幾兩馬幾駟一作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

韓士

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

二疎蹤跡否不落莫否見音今世無工畫者而

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

愛而惜之者署字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

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

又不知當時二疎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

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歸

於有揚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鹿鳴詩名

歌之以燕進士見燕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

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

鄉人莫不加敬誠一作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

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禮冠注

老而致仕者同鄉其在斯人與其在一無其斯人

歟

送權秀才序

正元十二年權自汴舉進士京師公以此序送之

補註董晉為宣武軍節度陸為軍司馬公其從事也此事則其年冬所作蓋送權自汴舉進士於京師也

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怪

之士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董

董一無公既平汴州天子命御史大夫吳郡男陸

韓士

十

源事見為軍司馬門下之士觀一有權生實從之

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物

七發云博辯之士此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

諧和一作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禮記學記

者如撞鍾待其春容然後盡其如是者閱之累

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

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一有若權生者百無一

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

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李正字歸湖南序

詩見第四卷

身元中年三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

尊父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

客李生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

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

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事見汴州亂詩侍御亦被讒

為民由南一作日南非按公流愛州郡其後五年

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外字郎守東都

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府長史亦留此無

亦此掌其府事公為都官負外郎在元和四年

史留司東都在其年十一月李生自湖南從事

十四日皆王冲舒行制詞

請告來觀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

周君巢一無巢字獨存君巢見寄其外則李氏父子

相與為四人離十三年汴州之亂歲在巳卯正

乙亥止十一年今言十三年抑幸而集處得燕

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

於今為先輩盛一作德若李生温然為君子有

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

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無

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

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饑寒聚而館之疏遠

文士

十一

畢至在一位祿不足以爲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止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一作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叅謀序

詩見第四卷

補註烏重裔爲節度使之三月則元和五年六月也唐河陽節度使治孟州地里志鎮憲宗紀元和四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成德常山人也洪至河陽幕之明年六月卒興祖云序云方卒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詩云鉅鹿師欲老恒山險猶恃四年冬討王承宗五年七月赦之石生赴河陽時兵猶在河北序又云使先生無畱利於大夫而茲便其身譏之也歐公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爲退之稱道爾

韓十一

十二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烏

胤字保君河東潁城子也憲宗擢爲河陽節度使凡三年待官屬以禮當時有名士如温造石洪皆在幕府公烏氏廟碑云元和五年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兼御史大夫許孟容所作神道碑考之壬辰四月二十三日也此云爲節度之三月即元和五年六月也

也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

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灑穀之間嵩嵩高山邙

曰河南有穀城山灑水所出其古穀城在縣西北冬一裘夏一葛朝夕

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一字有錢則辭免一作請與出

游未嘗以事免一作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

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

事後一作復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

駕輕車就熟一作庚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王良造父善馭事見驚驥詩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兆一無也

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

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

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恒即恒州也成德軍

深趙等四州帝遣吐突承璀即率河陽軍進討之兵薄邢州師以無功農不耕收

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一作師之塗治法征謀

宜有所一作主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

重焉疆音其兩切謂徵聘之物其何說之辭於

是讓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

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

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左傳

三十年曰行李之往來註云使人也一作理見昭十三年然按資暇云今人以裝為行李非也

舊文使字作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

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一本有外字洛陽城門也後漢

志雒陽城門十二門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殿位在寅酒三行且起有執

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

道自任決一有去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

就一無凡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

韓非一

又酌而祝曰使大夫常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倭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一無是字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一作固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與早字同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六

送温造處士赴河陽軍叅謀序

唐史温造字簡與大雅五世孫仕終御史大夫補朝公元和五年秋送石洪明

韓二

十四

年送造並赴烏重裔之幕而二人功名皆無聞洪自此召為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遂卒獨造文宗朝仕終禮部尚書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伯樂古之善相馬者已見

雜說注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冀之北山馬之所生仕預注云冀北燕代也夫冀北

馬多於一無於字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一有空字

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

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

留其一字有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

夫之冀北也恃一作懷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

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

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文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

也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

縣之大夫通典曰河南府理河南洛陽二縣公時為河南令寶牟為洛陽令政

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取焉士大夫

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

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禮祭義曰八

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者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注云弗敢過謂道經

韓二

十五

見之則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

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

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

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

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

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

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于偽

切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

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鄭餘慶首為四韻詩歌其

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

送鄭權尚書序

詩見九卷

補註云唐地理志嶺南道治廣州七十

有三都護府二此云州七十豈安南都

護府桂容邕三都督府之外耶安南桂

容邕此公所謂四府也以傳考之三遷

工部尚書用度豪侈結權倖求鎮守於

是檢校尚書右僕射嶺南節度使多良

資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權為

人如此異乎序所謂貴而能貧為台不

富矣公豈因以歲之邪權汴州開

封人正元六年進士終于嶺南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

四十餘分四府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

邕州領州十三容管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

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領州十四鎮南經略使安

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府各置帥

年外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使

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

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

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

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迎于郊鞞音

肝戈切及既至大府帥一有入據館帥守屏若

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至再

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

止度若小侯之事禮記曰庶方小侯註大國有

大事咨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

離去也音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

韓廿一

十一

悍輕易怨以變左傳疾也音遣政切其南州皆岸

大海多洲島飄風騶風即帆字一日踔數千

里絕漫不見蹤跡水中可居曰洲有山曰島皆

難以攻伐也踔音救教教角二切控御失所依

險阻結仇一字無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

以相和應博物志交州夷名田俚子弓長

於鋒鏑都盡惟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法語人治

器其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焦銅者故燒

燠毒者偏鑿取以為箭鏑撞擊也搪蜂屯蟻雜

不可爬梳顏延年曰乱此人事如好則人怒則

韓平

十七

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踈目時有所遺漏不

究切之一字有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薶而

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薶除草也音他計切

獮秋田也息淺切杜預云獮其海外雜國若耽

浮羅流求毛人夷曹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

利之屬通典曰海南諸國漢時通焉大抵在交

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書雖言

里數事非定實其西與諸胡接大唐正觀以後

齊教漸遠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流求自隋聞

多山後漢會稽海外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州

及澶州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

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可得徐福畏誅不敢

深遂止此洲也世世相承林邑國秦越裳郡林邑縣地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在交趾南海

行扶南國在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去日南界四百

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里其境廣袤三千

餘里其真臘國隋時通焉在林邑西南本扶南

之屬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于陸利梁

時通焉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

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

人船交一作交海中蠻夷泛海舟日船若嶺南

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

之災水旱癘疫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

玳瑁奇物溢於中國玳瑁龜屬音代妹玳一作

賈始至大帥必取象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

犀明珠而售以下直

韓生十八

它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

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

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常以節

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及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

孟子載

陽虎之

言

韻必

以來者所以

也

送水陸運使韓約侍御歸所治序

韓約鼎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史略涉書有吏幹初受支歲市糧米於太原府以贍振武天德靈武甚眾然振武錢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和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羅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羅水運使塞田亦粟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遂止約大和九年崔郾為左金吾將軍死甘露之禍後捕得責以反狀不伏斬之唐史列於訓注傳後屯田事則載食貨志

六年元和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飢通典曰振武軍

韓士

十九

單于都護府城內天寶中王忠嗣置晉兵九千馬千六百匹西去治所千七百有餘里公

卿庭議以轉一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

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

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

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

徵吏得去罪死假種主勇切糧蓋平人有以自效

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

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

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有

有無字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為

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

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屯聚也堡障小城音寶田屯聚也堡障小城音寶

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

入河山之險一作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唐書始

與突厥以河為界北至有拂雲祠三年默啜悉兵擊

必先謁祠然後度而南神龍三年默啜悉兵擊

突騎施張仁愿時為朔方總管請乘虛取漠南

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六旬而就以拂雲為中

壘相拒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自是突厥

不敢南寇開元末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大都

護府夏蓋綏銀豐勝六州定遠豐安及西東中

三受降城大晉十四年析為河中振武三節度

朔方所領靈鹽夏豐四州西受降城定遠天德

二軍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及綏銀二

州東中受降城通典曰安北都護府亦曰中受

降城於黃河北岸置營兵六千人馬二千疋南

去治所千三百里西城豐州北黃河外八里晉

兵七千人馬二千七百疋西南去治所千餘里東

城勝州東北二百里晉兵七千人馬千七百疋

西南去治所千六百里餘里朔方節度使領理靈

州捍禦北狄統經略軍定遠城在靈武東二百

里黃河外亦仁愿置營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

韓州一

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

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

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

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即上東而中

二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

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

謂兵農兼事務一一字無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

其議吾以謂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

常僦人以車舩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

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見

耗虛一無見而邊吏常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

皆故秦漢時郡縣地有其一課績又已驗白若

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

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

竒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

尚書曰省亦謂之中臺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

文斗一

十一

王

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

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

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

子為序

送鄭涵校理序

并詩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瀚本名涵以文宗

以父謫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

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長安尉集

賢校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為都官貞

外郎分司東都涵求告來寧公於其行

春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歸

貞元十三年進士憲宗所謂知之令

正脩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其後又增校理官正元十八年罷校理置校書四人正字二人元和二年復置集賢校理罷校書正字通仕終山南西道節度使

秘書御府也

漢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掌掌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以其

掌圖書秋記故曰秘書唐置監二人郎十人凡圖籍甲乙丙丁為四部天子猶以

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

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

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而能

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開元五年

改為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上

宰相

十一

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大學士知院事其後又增置校理官至元和四年皆用開元故事以學

士一人年之高者判院事非登朝官者為校理餘皆罷初玄宗欲授張說以昭文館大學士薛

不敬以為固辭校理掌校理經籍刊正錯誤由

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

曰益多官曰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

為一作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

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一作選在公卿大

夫家選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為博士也始事相

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

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按舊史元和元年鄭餘慶罷相

為太子賓客遷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

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

始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三為屬吏經餘慶為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

時五年觀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

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禮記

少儀曰隱情以虞注隱意也思也虞度也嘗思念已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其勤

已而務博施以已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

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

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

求告來寧左傳曰告謂休告朝夕侍側東都士

拜十一 十三

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郎吏與留守

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古今地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

所定也即成王定鼎于郊鄩之所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

五韻且屬愈為序詩曰得洛字

相公倦台鼎分政新邑洛書洛誥曰將大才子

富文華校讎天祿閣楊雄校書天祿閣上壽觴

嘉節過德宗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歸騎春衫

薄鳥弄正交加音鳥吟齊也揚花共紛泊蜀都賦云

羽族交親誰不羨去去翔寥廓司馬相如文鶴

紛泊交親誰不羨去去翔寥廓空也

註云廓

開州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賢良異等憲宗

時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為開州刺史穆宗立為翰林侍讀學

士再遷中書舍人文章宗時為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

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流杯渠六盤石磴七排塢八竹嵒九琵琶臺

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塌十二上土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隋巴東郡之盛山

縣武德元年改為開州新傳韋處厚李德載憲宗初擢左補闕歷考功員外郎

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刺開州在元和十一年景儉時為楚州溫造時為武陵

司馬處厚其後相文宗太和二年薨劉夢得因其子蕃之請為作文集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

韓廿一

二十四

功顯曹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盛山僻

郡通典開州理盛山縣秦時屬巴郡晉宋以奪

其其字無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

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

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

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

辭章可謂儒者也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

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

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曰其翫

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

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
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
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
讀而詠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

其出於巴東以屬胸臆也華陽國志曰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姚於巴

爵之以子今巴州即其國也漢獻帝分為二部至劉璋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臨江為巴

西胸臆至魚復為巴東是為三巴通典曰夔州雲安縣及咸山皆漢胸臆縣地也今雲安縣西

萬戶城是下濕各五尺多胸臆蟲故前漢志作胸忍師古曰胸音劬湘素雜記引劉公嘉話

云夔州地名胸臆胸臆是蝨也其土多此蟲蓋其為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

而鳴其形胸臆上音屈下音忍按謔文云胸音閏臆音蠢其胸字從肉與嘉話音異未知孰是

韓十一

二十五

宋

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一作年韋侯為中

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名處厚為和詩一無為詩二字

者通州元司馬名稹為宰相洋州許使君名康

佐為京兆尹忠州白使君居易中書舍人李使

君景儉為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武為秘書有一

少監温司馬造為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

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世一作聯為大卷

家有之焉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

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序并詩

補註洪興祖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近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陽吐鎮煎燭樊宗師語孟郊思苦則曰腸吐鎮煎燭樊宗師語澁則曰辭澁義卓濶止於是矣不應譏謂漸薄之如是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須黑面長頭而高結轅中又作楚語年九十此豈亦退之所作賈島碣石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明即居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語亦必有其人矣聯句若以為公作則若出何至是邪今讀其劉侯句不及成遠甚未聞抑人以取勝也其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仲雜記

韓二

二十六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

軾名自衡山一作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

相識將過太白在太白山名解知師服在京夜抵

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

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

一有中文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

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

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一作年九十餘矣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鷲鶴飛虎頭或云結字古

結為斯句退之序是長頸高解下同捕逐鬼物

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一有實能否也見其老頗

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既一作接

筆題其首兩句次一本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

六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

竦肩傍北牆坐傍音步浪切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

弟子為我書吾句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

脹彭亨初不似一作非經意詩首有似譏喜二子

相顧慙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

一作吟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

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

弟二 二七

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

不用意益切奇出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

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

頽銳含譏諷一有三更字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

曰尊師非人也一作非世某伏矣願為弟子不

敢更論詩道士奮然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

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

字為八句書既止即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

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

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矣非吾之所學

於師而能也吾所聞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
手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
起立牀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
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
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
即退就坐道士倚墻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
失色不敢喘一有少字斯須曙鼓動夔夔二子亦困
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顧覓一作驚道士不見即問
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
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

孝十一

二十八

枕驚嘆也音烏貫切一作覺若有失者間遂詣余言余不能
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久邪
韓愈序

巧匠斲山骨刻中事煎烹服直柄未當權塞口

且吞聲喜前漢溝洫志猶止龍頭縮菌蠢豕腹

漲彭亨許氏註淮南子名形龍於鼎以為

一曰九龍之鼎彭亨字本傳云魚然彭亨腹大

鄭云自矜外苞乾藓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

足自安一作安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鼎間妾

使水火爭彌明爾雅曰鼎絕大謂之大似列士

瞻圓如戰馬縷

師服

劉琨書曰瞻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惟死時見剖

磨六如上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

喜梁周捨鼎銘曰波圓

月鏡傳秋瓜未落蒂凍羊強抽萌

彌明一塊元

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書寫處焉知懷抱清

喜方當洪爐燃益見小器盈彌明皦皦無刃迹團

固類天成

師服明當作皖音環版切按禮記檀弓篇曰華而皖鄭康成孔穎達

皆云說者謂皖為刮削節目使其皖然好故詩云皖皖黃鳥傳云皖皖好自是也莊子天地

篇曰皖皖然然中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龜魚

在纏繳之中然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龜魚

曰堯時與群臣賢智到翠嶼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龜還水中墨子

津十一

斗乃

有隻雙一作耳穿上為孤髻撐師服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

味之或訝短尾鉞又似無足鑑師服

笑林曰太

火欲出銅鑪誤出熨斗使大驚惋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鑪已被燒失脫鑑字本作鑪俗代鑑

音楚可惜寒食毬詩見寒食

擲此傍路坑喜何當

出灰池無計離餅罌彌明

也切難音麗陋質

荷斟酌俠中愧提華明豈能煮仙藥但未汗羊

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明徒爾堅重性

不合一作外合成師服傍一作似廢轂仰側見折

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

青蠅善

乱色蒼蠅善乱弄故詩以青蠅刺讒而東方未明曰匪難則鳴蒼蠅之弄東坡公并坐詩云陋

哉石鼎逢弥明虹蜺竅作蒼蠅齊以茲翻溢怨

一作寶負任使誠師服後漢崔駰仲山南鼎鐘

嘗居顧眄地敢有漏洩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

寒涼并明區區徒自効瑣瑣不足呈迴旋但兀

兀開闔惟鏗鏗師全勝一作瑚璉貴空有口傳

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橙橙中更切博磨礱

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

四韻並
誚明

文生

斗

先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五

補註附

祭文

祭田橫墓文

并序

前漢書韓信已平齊地漢王立為皇帝
齊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
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橫兄弟本定齊
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
為亂乃使使赦橫罪而招之橫乃與其
客二人乘舟詣洛陽至尸鄉廐置橫謝
使者自到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
高帝帝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
發卒二千以王禮葬橫既葬二客穿
其冢旁皆自到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
橫客皆賢聞其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
召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
兄弟能得士也橫與兄榮皆田澹從弟
顏師古曰尸鄉在偃師城西補註東如

韓文公

一

京洛陽也橫墓在偃師諸本多作十九
年東如京按十九年秋公為御史其冬
貶陽山安得去九月出田橫墓下唐都
長安亦不得去東如京也洪興祖云公
家河陽唐都長安以河陽為東都長安
為西都而此云東如京何哉或云書本
作自東如京公其年春三上書未仕不
報五月出京來歸河南至是自京何為
邪公其年二十八爾抑不過求仕
於京師此孟子所謂皇皇如也

貞元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愈

自字東如京道出

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心因取酒以祭為

文而弔之其辭曰

按地理志唐都長安號曰西

之遺制班固張衡各賦其事是也公以貞元十
一年正月三上宰相書不報五月戊辰遂東歸
蓋墳墓在河陽東歸省焉復自河陽而東入洛
將以求仕故曰東如京也道出偃師祭橫墓焉

復志賦所謂出國門而東驚安洛師而振望是也。是時不得志於京師，謀西居洛，其後廬於嵩山之東。至十二年，遂自洛入汴，以從董晉之命。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

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也？歔，悲傷也。音虛希。

歔，又許既切。禁，音居吟切。止也。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

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而一作從

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

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鎡，抑所寶者一作非

賢亦天一作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

云其遑遑。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孟子答周霄者：孔子三月

韓文三十一

二

無君則皇皇如也。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也？迷，誤也。

沛，偃仆也。楚辭：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自古死者非一夫子

至今有耿光，踈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平聲。

歐陽生哀辭 并序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唐史有傳，所載事跡多出此。哀辭補註傳云：李朝

為詹傳，今考之，此文公集傳則云：矣。惟孟簡為之傳，小說載焉。大略書其為四門

助教，正元十五年，獻書宰相，不報去。道太原，染一疾，遂還京，卒。詹父母老矣，公

所謂以志養志，今乃爾耶？疑好事者託簡為之辭也。及覽詹集，有初發太原途

中寄太原所思，有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之句，則知小說所載為不誣矣。新

史於文藝立傳，大槩本公哀詞，其曰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卒年四十，余集十

歐陽詹世居閩越

泉州即古閩越之地

自詹已上

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

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

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即位德宗

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性字有治其地

常袞京兆人相代宗後以事貶守潮陽建中初

楊炎輔政起為福建觀察使卒于官其後閩人

配享袞于李宮云按唐志福建觀察使袞以文辭進

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縣鄉小民有能

誦書作文辭者一云袞以文詞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詞者袞故宰相有

名於時又作大官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

謙饗必召預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

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

詹始建中身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

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身元三

一作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

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

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

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座不歷歲移

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

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

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然其燕私善謔以

和其文章切深遠一無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

知其於慈孝最隆也詹有文集傳於世李昭孫

建團練副使曰詹之子價自南安抵福州進君

之舊文共十編首尾凡若干首泣拜請序予已

諾其命而詞竟未就價有文又蚤死大中二年

訪其裔獲其孫曰澥不可使歐陽氏之文之絕

其所傳也為題其序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

亦以卒後嗣之志去

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

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詹一作有獄不果上觀

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

文世一 四

詹今其死矣本傳云卒年四十一詹閩越人也父

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行

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之

一無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

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

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

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

李翱既為之誌一作傳余故字有作哀辭以舒余

哀以傳于後以遺其詹一作父母而解其悲哀以

卒其詹一作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
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

曾子之養曾皙常恐有違故孟子子曰事實既修
養志牛羊謂口體之奉若三牲者 事實既修

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

兮其存者長詹卒時年方四十終要必死兮願永不一作

杯傷友朋一作親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既一作

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高一作兮人道之常在

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遠兮魂魄流行祭

祀之一作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救一作益兮仰

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

韓世一

五

亦難忘

題歐陽生哀辭後

補註 公與群詹同年以吾所為合於古語見叔孫通傳云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

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之友也哀生之不

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

城劉君伉口浪切伉喜古文以吾所為合於古誦

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一作無怨志益

堅凡愈之為此文蓋痛一作哀歐陽生之不顯榮

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

歐陽生之志其志在古文耳雖然苟愛吾

一作其

文必求其義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

義下舊本

無則進已

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

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可

一有得見學古道則欲兼

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

苟譽毀

一作毀譽於人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

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閩川之

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弱冠能屬文天縱浩汗貞元八年登進士第闕試薄遊太原於樂

籍中因有所悅情甚相得及歸乃與之盟曰至

都當相迎爾即洒泣而別仍贈之以詩尋除因

且甚乃危粧引騷刃而匣之顧謂女弟曰吾其

韓廿二

六

死矣苟歐陽使至可以信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

逝及使至女弟如信徑持歸京具白其事詹啓

函閱之又見其詩一慟而卒故孟簡賦詩哭之

按此傳蓋當時士大夫皆謂詹惑一妓而死故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太子舍人助之子柳宗元為之墓誌曰君諱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

士二年用博學宏辭為秘書省校書郎

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卒蓋貞元十八

年四月五日也見本集獨孤郁墓誌

日某原曰某助見本集獨孤郁墓誌

夷論也于時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君賦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

楚辭天問

曰冥昭普聞 誰能極之 行何為而怒怨一作怨 邪居何故而憐
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怕不足於賢邪將下民
之好惡與彼蒼蒼一作蒼 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
於其間邪死而者一作者 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
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
聞其聲如處一作見 其旁一作容 嗚呼遠矣何日而
忘

為崔侍御祭穆貞外文

按唐吏穆貞外懷州河內人字與直工為文章村亞留守東都辟佐其府累遷御史卒

韓士一

七

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翹謹以清酌之奠祭于
亡友穆六端公之靈一本無此十六字 於乎建中之初
予居干嵩攜扶北歸一作奔 避盜來攻晨及洛師
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
自山子之俊明我鈍而頑道既去異誰從知我
我思其厚不知其一作不可 於後八年君從杜
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寮罔
有疑忌維其嬉將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
手君揚其鑣鑣馬銜也 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
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我復一作復 以誠終

日與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

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聞王

命三司唐志凡冤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察我于

獄相從係縲直生可一作樂曲死可悲云

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一作王人內憫其私進退之難

居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

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貞父寧告歸東都哭

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

他往復其昔一作音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

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經一作并孰云孝

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一作哭聲酒肉在

前君胡不食外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

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補當正元之癸未揚皇威而左授公

州識李使君其詩有李貞外寄帝筆列

所謂獲帝筆之雙翼也有義魚招張功

曹則投魚之短韻也正元二十一年

以順宗赦徙椽江陵待命于郴在衡

山之陽則所謂埃新命于衡陽費薪菊

於館候也始訝信於暫踈遂成凶於不

八月改

救則李使君其年遂死柩過江陵公以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

六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二月乙未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故一無字郴州李使君三兄之靈

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前漢鄒陽書曰白頭如新

傾蓋如故知與不知也言不相得白少至老猶

新若知情相得傾蓋之間有同故交傾蓋謂交

蓋驛也顧意氣之何如曷一作何日時之足究當身

元之癸酉惕皇威而左授西當作未按公以言

十九年癸未別知賦曰歲癸未而遷逐伏荒炎

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仆荒炎南方也仆歷貴部

而西邁西當為南邇清光於一作暫觀言若一作

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賈而奚售賈賣也售賣去

追程而進故雖暫遇不交一言如賣物之不

也衛谷風詩曰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賈音古售

承况哀窮荒一作之無圖挈百憂以一作自副

辱閣評之綢繆恒飽饑而愈疲接雄詞於章句

窺逸跡於篆籀篆籀古書也秦時史籀造苞黃

甘而致一作胎一作橘一作安仁一作黃苞以授

之獲紙筆之雙質投义魚之短韻媿韜瑕而舉

秀俟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新命謂貞元

月丙申由順宗即位大赦公得內徙任便居住故

來衡陽者當作桂陽蓋郴州為桂陽郡也故下

候館市樓也見巡府西詩空大亭以見處越水木之幽茂逞

英心於縱博沃煩賜於一作清酣航北湖之空

明觀鱗介之驚透浮休南遷錄云郴州北湖廣

退之所謂航北湖之空明者也自新法已來

又曰回頭為報張公子嘗自宴州樓之豁達衆

管啾一作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一作愁

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穀穀張弓

切三穀言三夜也按公後至衡州題合江亭詩

功曹詩則知此秋月三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

以宿留宿留當作念睽離之在

文廿一

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

謬縞紵以結交見儻後日之北遷指李使君而

言約窮歡於一晝雖椽樑之酸寒要拔貧而為

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

踈遂成凶而不救見銘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

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時李使君與

而哭於郴州柩過江陵感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

於讒構遭唇舌之紛羅獨凌晨而孤確彼儉人

之浮言雖百年一作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

邪正之相冠幸竊觀其始終敢不一無明白而

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按此則知李使君始亦以謹獲罪貶于鄆州遂死貶所公既知其終始將欲於朝申雪之

祭薛公達助教文

補註公達正元九年進士社燕國子助教元和四年二月十四日其詳見公所誌墓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

卅祖諱昭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

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

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

韓廿二

士

惠

奈何永違祗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東門藏棺

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一云若在入前

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季友貞外文

集有墓銘時陸宣公典貢舉季友正元八年進士公同年至是元和十年

凡二十三歲其詳見公所誌銘

維年月日愈等一云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

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貞外之

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為邦

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
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遠
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
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於今一作又
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
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
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嗣託於
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得德一作叙
情以視諸誅尚饗

祭河南張署貞父文

韓世

三

劉

此篇雖名祭文實四言詩體也補註公
正元十九年冬與張俱自御史為令南
方張為柳之臨武公則連之陽山而陽
山路出臨武蓋由柳踰嶺而後至明年
冬相會於界上虎取公驂而去明年以
順宗即位二月二十四日赦借為椽江
陵張後為京兆府司錄又為河
南令弃官去公嘗誌其墓矣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

御史中丞韓愈

一云維元和十二年彰義軍節
度行軍司馬朝散大夫守太子

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護
軍賜紫金魚袋韓愈

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

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無十貞

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

峙德宗貞元十九年公與署同受詔
為監察御史峙立也音文里切君德渾剛

標高揭已

紀音

有不吾如唾猶泚滓

言嫉邪甚

余驚

而狂年未三紀

驚愚也

音陟乘氣加人無敢挾

侍挾一作無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

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黠柔君飄臨武山林之牢

二公為御史權幸不喜皆側肩帖耳以伺其過

後果被讒皆得罪公貶連州陽山令署柳州臨

武令黠音吾飛鼠也猿音奴刀切猿屬公楚江

陵詩言陽山吏民似猿猴牢獄也言險惡之地

如牢獄也歲弊寒兇雪虐風饑一作顛於馬下我泗

君咷咷徒刀切說文曰楚夜息南山同卧一席

南山終南山也公詩曰前年守隸防失舐項交

跣也洞庭漫汗粘天無壁洞庭湖在岳州巴

韓廿二風濤相逐中作霹靂濤大波也

激也追程盲進帆艤箭激南之一一作湘水屈氏所

沉二妃行迷淚蹤染林湘水出零陵北注洞庭

曰南上湘水屈氏屈原也山哀浦思鳥獸叫

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縣

臨武也陽山在臨武之前按九域志郴州把醖

相飲後期有無言未定也期宿界上一夕相語郴州

之自別幾時遽復一作變一作寒暑枕臂歌眠加

余以股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卧僕來告言虎

入廐更無敢譙逐以我驂去驂驢子也音土東

君云是物不駿於乘乘枝叔七發云虎取而往來

黃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十二支寅寅謂也

日也徵懲戒也言翌日為寅虎必復來當戒備

之膺當也魯頌閟宮之篇曰戎狄是膺荆舒是

懲而左傳亦云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

遷也承杜預以為承音懲楚言則習俗相傳其

來也遠故韓公於此亦用之蓋郴州在春秋戰

國時皆楚地也東坡九仙山詩六山前虎跡

候吏饒鼓競我生本艱奇壘土滿金甌山禽與

野獸知我久踏蹬笑胃候吏還禦虎吾有命即

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言虎果畏信其

之意也非禱於鬼神以余出嶺中君俟州下偕椽江陵

却之也惡音烏非余望者柳州有騎田嶺今謂之臘嶺即五嶺

遇赦北還故出此嶺中署待之於此復與柳山

胥會也時二公皆內徙為江陵府法曹

韓世

古

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石有選無捨選逢也心

見曰選音五各切楚辭九章曰重華不可選兮

孰知余之從容浮休南遷錄曰郴州城中有水

自西流東謂之沅河東北山嶺隆峻謂之蘇仙

焉西門裏有義帝墳及廟又有王仙成仙羅仙

觀大抵神仙事跡居多乃古來山林深邃人迹

罕到固神仙所宅也裏外僧舍十餘匪惟出山

最為幽勝自離京師涉江淮以來惟郴州城中

有流水又有愈泉卓劍泉皆在城中溪上尤多

奇石劍泉者俗謂之早劍泉言其布追殺義帝

于此卓劍而成泉也愈泉者飲之獲愈池皆清

流激冽浸灌資利餘見祭郴州李使君及廖道

士衡陽放酒一作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蟄

毛衡州為衡陽郡言放意於酒喧呼朝競如熊

唐人酒令見入日登高詩沉酒日涵音弥袞切

咆皆猛聲上音蒲交切下音呼刀切楚辭曰

虎豹兮熊咆此謂廣流北委舟相流往觀南岳歸也南岳衡

山在衡州雲壁潭潭穹林攸摧雅曰稍者

無枝柯稍摧避風太湖七日鹿角太湖揚州記曰

太湖一名宮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湖中自石橋港舟

行數里東望培塿迤邐林薄有曰鹿鈎登大鮎

怒頰豕狗鮎大魚也音乃兼切蜀本圖經曰鮎

而口小者名鮎口小背黃腹白者名鮎一名河

作怒頰豕狗非惟無理兼不協韻洪勳父云狗

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尻音丘刀切說文

傳曰尻益高階下音亥雅切洛下馬伏塗從事

文十一

五

是遭言江陵大府從事皆尊貴遇予徵博士君

以使已憲宗即位公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既

已止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

兩都相望於別何有公分教東都生時署為京

之曰京兆解手背面禮疏主人請遂十一年君

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闕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

郎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署為尚書刑

守法不阿下遷虔州刺史虔州明條謹獄氓獠

戶歌用遷澧浦為人受瘥改刺澧州為還家東

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

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

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

裴度伐蔡辟公為行軍司馬馳調汴帥韓洪俾

出兵助哭不憑棺莫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

野望君傷懷有殞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下爰

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

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貞外太夫人文

李邢之母邢有墓銘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

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胄于茂族配此

文十二

六

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

摺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

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正元初進士第累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遷給

事中憲宗悅之拜御史中丞後暴卒唐

史有傳公時為比部郎中史館脩撰

薛嘗劾浮屠監虛者倚官為姦會

坐于頓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存誠劾

究之得贓宗有詔釋之存誠不奉詔鑿虛

卒抵死江西監軍高仲昌妻劾信州刺

史李位謀反追付杖內詰狀存誠一日

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就無實未幾

復為給事中會中丞闢帝謂宰相曰持

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暴巫帝惜之
左掖南臺共傳故事其謂給事中御史

中丞時
所為也

維年月日一云維元和九年歲次甲午某官某

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

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

勸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

歸其信義累外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共傳

故事左掖則給事中南臺御史中丞也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

儀朝廷輝映中外長塗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

不憇之悲具僚輿去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

一云廿一

七

知我最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詐盡

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補註裴不知其為誰

維年月日愈等一云維元和九年月日給事

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謹以庶羞清酌之

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

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立故

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平問群

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

不允符天百克協神休至于一作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必一作古經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備俛宗親一作簪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敏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補註其一到任謁太湖神其二祈雨于太湖神三四五謝晴于城隍神界石神

卷廿一

六

太湖神也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損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鑒尚饗

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六月丁未朔六日壬子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奠祈于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穰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受此此一無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此此一無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畫

劉雲陰卷月日也劉郎計切方言曰解也卷月日疑作麗白日傳馮誤也

郭廿一

方

篇亦去幸身有衣而口得食一作給神役也充

上之湏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幸若饗響一作若苔糞除于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

恩夙夜不敢忘急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
毛清酌嘉肴一作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
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
酌少牢之奠告于界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
山川之神克庶庶一無於人官則置立室宇備
具服器奠饗以時今淫雨旣霽蠶穀以成織婦
耕男忻忻術術是神之庶庶于人也敢不明受
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一作茲
尚饗

韓廿一

二十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太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
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
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
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
敢有所祈尚饗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二



